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平静的生活

La vie tranquille

Marguerite Duras

Marguerite

平静的生活

La vie tranquille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Marguerite Duras

王文融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静的生活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
王文融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9. 3
(玛格丽特·杜拉斯作品系列)
ISBN 978-7-5327-4560-9

I. 平... II. ①杜... ②王...
III. 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4609 号

MARGUERITE DURAS

La vie tranquille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2003 年法文版译出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44, renouvelé en 1972
All rights reserved.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06-161 号

平静的生活

La vie tranquille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王文融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李月敏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73,000

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560-9/I·2582

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571-85155604



献给我的母亲

第一部

热罗姆深弯着腰，朝比格的方向走去。打完了架，尼古拉立即瘫倒在铁道的斜坡上。我走过去，在他身边坐下，但我相信他丝毫没有觉察。他目送热罗姆，直至铁道被森林遮住。这时，尼古拉匆忙站起来，我们俩跑去追舅舅。等到再看见他，我们便放慢脚步，与他保持大约二十米的距离，跟在他后面一起慢慢往前走。

尼古拉浑身是汗。头发粘在一起，一绺绺地搭在脸上；胸脯一起一伏，上面红一块，紫一块的。腋窝里的汗，一滴滴地顺着胳膊往下淌。他一直特别留心地观察热罗姆。看着舅舅佝偻的背影，尼古拉此刻肯定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一切。

路盘旋而上，一直通到比格农庄。热罗姆不时背倚斜

坡，蜷起身子，两手按着肋部。

有一刻，他看见我们在他身后，但好像没有认出我们。看来他疼得很厉害。

在我身边的尼古拉始终望着他。在尼古拉的脑海里，应该浮现出一连串的画面，一幅幅同样的画面，面对这些画面，他无法不感到惊诧。有时，他想必以为仍可以一笔勾销他做过的事，于是汗津津的发红的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。

每走二十米，热罗姆都靠在斜坡上歇一歇。现在，他已不在乎尼古拉打了他。尼古拉或者随便什么人。刚才尼古拉把他揪出被窝时的恼怒和不悦，也从脸上消失了。他好像把自己吞下了肚，在体内审视自己，疼得头晕目眩。疼痛一定非常剧烈。他似乎觉得这样疼痛是不可能的，他无法相信会有这样的疼痛。

他不时挣扎着站起来，从胸腔里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。随着这几声呻吟，从他的嘴角流出一种白沫样的东西。他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。他完全把我们忘了，不再指望我们帮助他。

这些细节是蒂耶纳告诉我的，尼古拉后来向他讲述了

这件事。当时我只顾看弟弟了。

我第一次感到弟弟尼古拉的伟大。他的身体散发出热气，我闻到了他的汗味。这是尼古拉从未有过的气味。他只望着热罗姆，对我视而不见。我渴望把他搂在怀里，更近地嗅到他的力量的气味。此刻只有我能够爱他，搂抱他，亲他的嘴，对他说：“尼古拉，我的小小弟弟，我的小小弟弟。”

二十年来他一直想揍热罗姆一顿。刚才他终于这样做了。而头天他还为自己下不了决心感到羞愧。

热罗姆又一次站了起来。现在他扯开嗓子不停地叫。这肯定能缓解他的疼痛。他踉踉跄跄地走着，像个醉汉。我们呢，我们跟着他。慢慢地，耐心地，我们把他领向他再也出不来的房间。我们担心这个不同以往的热罗姆迷路，盯着他走完了最后几步路。

我们登上了高地，快到院子的时候，我们以为他可能走不到大门口，没有足够的意志跨越他与床之间的几米路了。他和我们离得不远。高地上刮着风，把我们与他隔开。他的哼哼听不太清楚了。他停下来，使劲晃着脑袋。然后仰面朝天，发出几声真正的哀号，同时试图挺直腰

杆。我无意识地望了望他恐怕最后一次看见的天空。天瓦蓝瓦蓝的。太阳升了起来，已是早晨了。

终于，热罗姆又开始走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我确信他走到他的床边才会停步。他跨过大门，我们陪他进了比格的院子。蒂耶纳和父亲正在套车准备去砍柴。热罗姆没有看见他们。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，目送他直至他进了屋。

爸爸细细打量了一下停在院子当中的尼古拉，接着又干起活来。蒂耶纳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对他说尼古拉和热罗姆为了克莱芒丝打了一架。

“他好像受伤了。”蒂耶纳说。我告诉他我觉得情况的确很糟糕，热罗姆恐怕好不了了。

蒂耶纳去找尼古拉，要他帮忙把玛套上大车。有些夏日的早晨，这匹名叫“玛”的牝马显得很犟。然后，男人们下地了。

一上床，热罗姆又有了喊叫的力气。妈妈丢下活计，守在他的身边。我早就不把热罗姆看成妈妈的兄弟了。我告诉妈妈，尼古拉和热罗姆打了一架，既为了克莱芒丝，

也为了一直以来潜伏在我们之间的危机。我没有夸大其词，热罗姆花光了我们的全部财产。因为他，尼古拉一直没能上学，我也一样。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的钱离开比格。这也是我还没有出嫁的原因。尼古拉娶了克莱芒丝，我和她是一个乳母喂大的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她是我们的用人，而且又丑又蠢。两年前收葡萄的季节，他弄大了她的肚子，不得不娶她。如果尼古拉有机会遇到其他的女孩子，就不会干这种蠢事。他是因为多年孤身一人才做出这种事来的。这不能说是他的错。何况他本可以不娶克莱芒丝。妈妈一定记得很清楚：是热罗姆促成了这桩婚事，我们当时并不同意。克莱芒丝去了佩里格她姐姐家。是热罗姆去把她找了回来。一周后他们在齐耶斯结了婚。我们觉得事情这样了结更简单。现在她还认为我们做得对吗？

我把一切又跟妈妈讲了一遍。她容易忘事。我对她说，是我告诉尼古拉，三个月来，热罗姆每天夜里上克莱芒丝的房间去。尼古拉的确嫌弃她，与她分床睡。但克莱芒丝早就清楚尼古拉的脾气，应该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等着她；克莱芒丝本来就不该嫁过来。我说的难道没有道理？

妈妈握住我的手，发着抖说：“那么诺埃尔呢？”我

笑了，说：“他是尼古拉的。”她问我怎么这样有把握。我把她拉到院子里，去看正在学步车里玩耍的诺埃尔。

诺埃尔有一头红棕色的直发和一双紫色的眼睛，透明的眼睑一眨一眨的，丝一般的红棕色睫毛又长又密。毛线鞋脱掉了，他只穿了一条老往下掉的小短裤。他先看着妈妈。妈妈什么话也没说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聚精会神地玩起神秘的游戏。他用尽全力拍打学步车，每次都一屁股坐下来，但他不笑也不闹。沐浴在阳光下，他的小胸廓粉红色里带些棕色，仿佛透明似的让人看到血液的流动。

妈妈似乎动了感情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对我说：“你说得对。”她去取来诺埃尔的帽子，给他扣在头上，然后又回到热罗姆的身边。

我没有再跟妈妈说什么。但热罗姆应该从比格消失。这样尼古拉才可以开始生活。总有一天该做个了断。这一天到了。

傍晚时分，热罗姆开始叫唤，我不得不待在大平台上，看路上有没有人朝我们家走来。从那儿看，比格很

美。我们的草场很美。我们的树林也美，在四周投下大面积的阴影。从平台上可以一直远眺到天际。在里索勒河谷，相隔很远的，有几座被田野、树林和白色山丘环绕的小农庄。如果有人来访，我不知道我们能怎么办。不过我密切监视着道路，心想万一有人出现，在最后关头我肯定会想出办法来的。其实我感到很平静。太阳快落山了，影子在山坡上拉得长长的。平台边有两株玉兰。某个时候，一朵花落在我凭依的护栏上。它散发出落英的幽香，一种气味，几乎是一种滋味，甜丝丝的，已经带点霉味。正是八月的天气。路的另一侧，在齐耶斯山的阴影下，克莱芒不久就会把他的羊群赶回羊圈过夜了。我回到屋里。我望风已望了三个小时。我确信这么晚不会有人再来这条路上探险了。

我来到热罗姆房间的门口，耳朵贴着木门听里面的动静。克莱芒丝也跑来一起听。热罗姆一直叫唤，要求去齐耶斯请医生。妈妈如同回答一个提问的孩子，总用漫不经心的、茫然的声调回答他，一再说牝马正在田里耕作，总不能停下活儿到齐耶斯去。妈妈刚回答完，热罗姆便开始缠住她，向她提出同样的要求。他不耐烦地来回扭动，

把床板压得嘎吱嘎吱的响。有时他骂妈妈，但她始终断然拒绝，就像面对任性的诺埃尔，而拒绝的语气也同样温和。我也想骂她一顿，想看见她因为这拒绝挨一记耳光。她这样做其实是对的。可不管怎样，热罗姆这样苦苦地哀求她，她竟不为所动！她回答说：“不，不就是打重了些了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热罗姆威胁说，如果不请医生，他就骑上玛，自己去请。接着，他口气软下来：“叫弗朗苏去吧，安娜，我求求你；我觉得很不好，为你兄弟做做好事吧，安娜……”弗朗苏是我小时候他给我起的名字。热罗姆，他需要你的时候，就这个样子。妈妈仍然回答说：“不行，热罗姆，不行。”妈妈，她一定回想起早上我对她所说的一切。

我走进房间。克莱芒丝像头蜗居于黑暗中的动物，从门口消失了。

热罗姆和衣躺着。他嘴唇青紫，皮肤发黄，单一的黄。妈妈坐在他身边看书。房里有股碘酒味，尽管百叶窗半开着，也很难想象外面正是肆行无忌的夏天。热罗姆让人看着发冷。我记得我想走开。热罗姆使出全力呻吟。他的叫喊声越来越响，起初又杂又乱，好像他要把五脏六腑

全吐出来，化作厚厚的岩浆。接着，从这粥样的东西中，终于发出真正的叫喊，纯粹，赤裸，如孩子的叫声。钟锤的摆动，在两声呻吟之间开出一条通道。热罗姆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，光线把他厚度清晰的身体照得清清楚楚。或许直到此时我还不能完全肯定热罗姆正在死去。在一阵阵有规律的剧烈抖动中，他的四肢渐渐僵硬；凄厉的叫喊穿透各个房间、园子和方形院子，越过道路和森林之间的田野，去鸟雀成群、撒满阳光的荆棘丛里躲起来。这是一头拦也拦不住，总能逃出家门的牲畜，一到了外面，就会害我们。热罗姆还没有放弃从外面来人救他的希望。虽然他知道，他在比格孤立无助，我们不会让任何人看到他。然而我们和气地跟他讲话，如果他看到我们的眼睛，一定会发现眼神中对他如此高大又如此疼痛的身体的怜悯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想走开。但我仍然专心地端详热罗姆，去习惯他的叫喊，他的时而如此感人的恳求，他的令人不忍目睹的面孔。就这样直到生厌。

男人们回来了，我迎了上去。尼古拉神色疲惫。他对我说：“他还在叫唤？要是我知道……”这是这段时间我弟弟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，他也可以跟任何人说这句话。

他本可以什么也不问，既然他听见热罗姆在喊叫。我有点生尼古拉的气，也有点瞧他不起，这让见到他满心欢喜的我有几分难受。要是他“知道”，他会怎样？我心痒痒地想知道。我有点性急地问他时，他没有回答。他走开了。我们看见他躺在护栏下的草地上。他好像怨恨我们大家，尤其怨恨我。同时，我觉得他不大自然。他知道我们关注他的沉默，他的每一个动作，他没有讲而我们期待他讲的第一句话，这肯定使他心烦意乱。他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时，我从他眼中看出他没有任何明确的想法。热罗姆不会那么快就死。我们，我们干吗在那儿窥伺他呢？尤其尼古拉的忧伤是“没来由”的忧伤，正如婚礼或麦收后的心情。当事情做完，无需再做的时候，人们望着自己的手，内心忧伤。

他可以肯定，我们绝不会透露他们打架的真正原因，所以他毫不担心。只需想起热罗姆和克莱芒丝一起睡觉，便可以向自己证明他该杀死热罗姆。虽然他恨热罗姆的理由模糊不清，这个事实却是清楚的。他可以时时想起它，在怀疑的时刻用它说服自己。他做的事，他绝对有权做。但我们保护他不受法律制裁的行为，倒像是我们给了

他这个权利。这既破坏了它的纯洁性，也败坏了尼古拉的全部乐趣。要使他高兴，我们根本无需那么谨慎。

有一刻，克莱芒丝压低嗓门叫起来：“露丝·巴拉格！”我不信她的话，到院门口去看个究竟。不错，露丝·巴拉格正骑着马朝比格走来。

我跑到热罗姆身边。他满头是汗。他已不存任何希望，不再提任何要求，不停地呻吟着。我给他擦去额头上的汗，叫他别再哼哼；玛从地里回来了，只要他不再叫唤，我就去齐耶斯请医生。热罗姆住了口。他不时张开嘴巴，我提醒他答应的事，他一声不吭了。

有一刻，我用手指轻轻触了一下他的汗湿、冰凉的额头。他正在我手下慢慢死去。这是一件被抛弃的、不再去救的东西。

露丝走了。三个男人上桌吃饭。克莱芒丝默默地一旁伺候，然后收拾餐具。尽管热罗姆在叫唤，男人们依然吃了晚饭。此刻他们彼此相像，对热罗姆的呻吟充耳不闻。